

癸

巳

類

稿

百里奚事異同論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爲賣於養牲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客是也謂卽賣於秦穆公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秦伯牧牛管子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虜以于上也難一云爲虜於穆公不辭卑辱難二云自以爲虜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卽是奴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謂賣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虜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說之獄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
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繆緘之中與語三日
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虞亡虜縛知度篇云百里奚霸王
之船隲也任僕屬鵠冠子世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爲晉所虜
係或在秦又自陷於刑科說苑尊賢篇云親舉五羖大夫於係
繆之中又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禽息云奚陷刑臣之罪
也則奚于秦以罪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
子春秋雜上云越石父爲人臣僕史記晏子列傳云在繆緘中
是也其賣也秦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韓非
子難言云百里奚道乞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逐於齊自賣五羊
之皮爲一輓之車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
言篇云自賣取五羊皮尊賢篇云導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漢

書王褒傳云百里爲自賣王逸九思云百貿易兮傳賣北堂書
鈔引風俗通云奚妻歌曰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
皮依雜言則自賣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賢則爲人略賣依
修務訓注轉行自賣則以智自脫轉資秦客入秦依風俗通則
奚好羊皮事事資之莊子庚桑楚篇釋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
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贈之於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
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販
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記鄒陽傳云百里奚乞食於道
路注應劭云聞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
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都市固販裘之所亦乞食
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
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之藝文類聚張

溫自理云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嬖牛奚因賃養牛劉
孝標世說注云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相牛亦一藝
不試故藝不爲非也其舉也孟子云於市史記孔子世家云於
釋綬之中商君列傳云於牛口之下案魏李康運命論云伊尹
太公百里奚張良名在于錄圖事應乎天人北齊書樊遜傳云
百里奚相秦名存雀錄則是讖緯所著史記趙世家云秦議於
是出矣當穆公時是穆公披圖求賢志在必得其人

文選李論
注引李氏

咸精記
文非是

故李斯云東得百里奚於宛楊雄云百里入而秦喜爲

秦相之求奚也其進奚者後漢書朱暉傳注文選演連珠注並
引韓詩外傳云禽息薦百里奚於穆公以爲私而加刑焉後禽
息以首觸楹而死漢書杜鄴傳注應劭云穆公出禽息當車以
頭擊闕腦乃擗出穆公感悟乃用百里奚

朱穆傳注以
論衡備

增篇云儒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
自刎而尊百里說苑臣術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
爲上卿以制之支爲次卿以佐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
得而說之知友卽支枝所薦爲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
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困
於齊而乞食蹇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黶好牛奚以養牛千積積欲用奚蹇叔又止奚及
去事虞君不用蹇叔言爲晉所執以媵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
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云南陽宛人
李斯列傳正義云新序曰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晉
世家云滅虞虜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正義引南雍

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劉孝標世說注引楚國先賢傳云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奚宛人故亡秦走宛宛楚鄙也水經清水注云梅溪水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本紀不言何地人者以見商君傳傳言被褐食牛與紀周秦不同者傳自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爲違異此范亦可謂不達史體矣史傳皆云楚宛人而孟子云虞人也闕若璩云址黃已見其說不然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子秦人也而軫實楚人高誘注云軫元仕秦故曰秦人漢書鄒陽傳注應劭云百里奚虞人也韓信傳注云本虞臣也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百里奚故虞臣也高有孟子注知解孟子亦如此證以陳軫秦人知戰國時語本如此孟子疏云虞人虞國大夫有古義也

若璩又云舉於市爲沽酒市脯之市毛奇齡經問謬與之同孟子所列曰賦畝之中曰版築之閒曰魚鹽之中曰士曰海皆地與官寺而獨以市爲買非孟子旨也奚之卒也商君傳言之詳矣蒙恬列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此又蒙恬傳聞之異風俗通五霸云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諡曰繆則以古時民間無史多異說史言奚爲晉所執以勝秦穆姬故荀子成相云子胥見殺百里徙楚辭惜往日云聞百里之爲虜而後人據古今人表并伯百里爲二人奚無勝秦事合於孟子孟子非杜史周室班爵祿不得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當必能悉其出處聞若璩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嘗取其義以讀人表表第四有杜會第六有并伯第六有范武

子第三有百里奚士會井伯以奔亡在第四第六范武子百里奚以立功名在第二第三推之南谷以慎言在第三南宮敬叔以魯臣在第四范蠡以立功在第三計然以致富在第四一人兩見人表例也知其例而唐人可無疑於士會宋人可無疑於井伯矣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高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贊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緒
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
革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爲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
至霸上因以十月爲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
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
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
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
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
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臘月陳王至下城父莊

賈穀以降秦此記事之詞臘爲亥正記事之十二月爲亥正記
言之春三月也蓋追述古事史記之例如此古詩十九首云明
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文選李善注
云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蓋元封以
前詩人之言如此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是則夏正十
月蓋太初以後詩人之言如此時人各言其時之事不得改之
則記言之體也

○長者義

此所舉者多為當時名臣以節義著稱於人者非以位高者謂之長者也
而後世三國志中亦有長者之稱如徐庶之類是也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老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為田禾將軍孝歸亭長聞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為長者客其說非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書張敞傳長安倫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又漢明帝為太子時與山陽王荆請鄭眾眾拒之梁松曰長者意不可逆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續漢五行志云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糲具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謂其嫂顏媿侯母不長者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藝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詔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尙知此語維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云天竺以商賈爲業彌積年歲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盈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唐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者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注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

漢南北軍義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語
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
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爲
北軍未央在西南爲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
十月帝輦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
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戚姬常從呂后希見土
益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
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蹕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
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爲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
宮衛者呂后崩時誡祿產必據兵衛宮毋送葬是也知北軍是
長樂者周勃入北軍問爲呂右袒爲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南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謁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南軍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衆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選士馬日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爲潁川太守徵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張安世傳云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也

關內侯說

漢書百官表云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二千石其爵名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列侯按秦漢之際其制非因非革卽班固亦不詳知之謂列侯制通於天子專生殺關內侯不立國而食邑風俗通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師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續漢志注引魏劉劭官爵制言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制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圻故曰關內侯也又引晉荀綽晉百官表注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漢書高后紀注如淳言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此四說於秦漢制皆不全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陶本在函谷東穰侯列傳云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邕涇陽封宛高陵封

鄧爲侯邑卽不在崤函關內當商君時六國未平列侯亦不能
出崤函何獨關內侯以崤函生義列侯在秦爲二十級之賜爵
乃虛封不得爲實封立國漢則徹侯爲諸侯其列侯亦二十級
之爵關內侯食邑亦不在崤函之西是朝廷所行與儒史所說
不相蒙按管子大匡篇云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呂氏春秋
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韓非子顯學篇云敵國之君吾弗入
貢而臣關內之侯吾將執禽而朝魏策云爲實屢謂王曰王不
若與實屢關內侯而令之趙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
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通名關內侯故商君因其名所
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
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荀子彊
國篇云秦聽咸陽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天下雖爲築明

堂於塞外朝諸侯可矣所謂塞者各國俱有邊塞與言關同非
定嶠函始謂關也秦策云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
爲關中之侯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
相往來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覽此
數文知關是封疆之界說者不深思以齊無嶠函管子文後人
所辟韓魏地終在關外解秦策謂是關內侯吏信史注多曲說
也秦琅邪刻石從臣列侯下有倫侯漢時諸侯列侯有賜位特
進賜位朝廷賜位侍祠及隨時見會之別列侯中有戶多少縣
鄉之分秦東陵侯召平漢書說以爲封君李斯位通侯史記云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通侯不言歸國而言歸鄉里明
是虛封漢諸侯有分土列侯關內侯有食邑漢書高帝紀五年
詔云軍吏卒爵及比秩秩以上皆令食邑非此秩失以下復其

身及元六年冬十二月悉封蕭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呂后紀云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文帝紀云
二千石以上從高帝者三十人食邑中屠嘉傳申明之云悉以
爲關內侯食邑酈商傳云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
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紀云百十三人食邑各有差
又蕭何傳酈千秋之安平曹參傳之平陽酈商傳之武城傅寬
傳之雕陰田廣明傳圉縣之遺鄉劉敬傳之二千戶孔霸傳之
八百戶昭帝時大鴻臚將帥有功宣帝時夏侯勝又厲溫舒淳
于長蘇建師丹籍閼史丹解敢孟巴蕭望之李沮公孫宏後爲
適者董賢父皆有食邑匈奴傳左伊秩皆降以爲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猶佩王印綬也其不食邑戶者元狩三年趙食其賜關
內侯黃金百斤宣帝賜周德八人爵關內侯惟劉德蘇武食邑

其知地名者安平平陽武城雕陰圉縣不拘峭函關內地又史
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
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
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
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食邑爲峭函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
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霍光傳云尚書讀奏言昌邑王
夜於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明是昌邑關內文至顯白說
關內侯者乃不視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
諸侯列侯降爲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顏義侯祚陽侯削爵一
級爲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酈商灌嬰搖毋
餘爰類程黑戚繼極忠後賜爵關內侯城父侯奪爵爲關內侯
景武宣昭无成功臣表云范代後賜爵關內侯義陽侯厲溫敦

以子謀反削爵爲關內侯外戚恩澤侯表云扶陽侯削一級爲關內侯高平侯博陽侯奪爵一級爲關內侯此西漢制也東漢增鄉侯亭侯在關內侯上後漢書傅俊傳云子昌嗣封蕪湖侯賜關內侯永初七年復封昌子鐵高置亭侯安帝紀云吏民入錢穀得至關內侯蓋亭侯爲實封關內則虛爵以入錢穀得爵者無俸其得爵以功者史記外戚世家云姬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是西漢關內侯爲中二千石也續漢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限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案志言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比二百石者月二十七斛東漢關內侯月二十五斛是不能視比二百石去

西漢遠矣明帝賜桓榮食戶五千不涉關內侯也關內侯之徵
由上增鄉侯亭侯蜀志劉二牧傳注漢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
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松之以爲高祖時未有鄉亭
之爵疑此封爲不然今案先主傳云中山王勝子貞元狩六年
封涿縣陸城亭侯元狩時亦無亭侯之爵是譜牒之文不可信
然漢時小侯止封鄉亭特其爵名鄉侯亭侯則實始於光武趙
孝王傳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三國時又改制魏志后妃傳云
淑媛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
內侯魏志建安二十年冬注引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章龜紐墨綬
又五大夫爵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黃初
元年罷去漢王爲崇德侯漢列侯爲關中侯是崇德爲名號十

八級關中爲十七級裴松之建安二十年注云名號虛封自此始却不然也史記樊噲列傳云賜爵封號賢成君又賜重封又賜爵列侯夏侯嬰傳云賜爵列侯爲昭平侯又賜食祁陽傳寬傳云賜封號共德君又賜食雕陰又賜爵通陽侯又益食邑又剖符封陽陵侯是漢初用秦制列侯關內侯俱名號虛封賢成君等及曹參之建成君酈商之信成君漢武之富民侯王歙之和親侯王莽之說符侯就德侯茂德侯隆德侯其名甚多更始之興德侯輔漢侯知命侯杜功侯赤眉之畏威侯劉永之忠節侯光武之明親侯鄧寬建策侯吳漢向義侯王遵折姦侯燕廣承義侯寇恂宣恩侯陰建忠侯彭寵甚至不義侯蒼頭子密皆是名號而列侯忽爲通侯忽爲縣侯忽爲虛封魏武變通之亭侯列侯關內侯皆實食邑戶其十八級名號侯以下爲虛爵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遼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一子爲列侯後進都鄉侯晉陽縣侯樂進傳封廣昌亭侯增千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霸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文聘傳分邑戶封子爲列侯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爲虛爵而列侯爲實封在亭侯下其次序爲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玉海引理道要訣云魏十等封以鄉侯爲第八亭侯第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魏又有鄉公縣公郡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計分之一羊祜傳云將進爵王乞以迴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邑五百

戶是晉關內侯亦猶漢制以封爵遞減或餘爵得封也自後兩
朝之制宋書百官志云縣侯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
六品隋書百官志云梁陳湯沐食邑侯七品鄉亭侯八品關中
關外侯九品宋書禮志云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
侯銀印青綬隋書百官志云梁陳制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
侯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圭紐青綬皆進賢二梁冠獸頭
鞶腰劍齊制無聞自漢以關內侯爵賜功臣後則宜有世傳漢
書丙吉傳云吉封博陽侯子顯削爵爲關內侯顯子昌嗣關內
侯又復博陽侯云國絕三十二歲復續是關內侯有嗣博陽國
絕而關內侯爵不絕也蕭望之傳云望之以關內侯有罪死有
司請絕其爵邑詔其子伋嗣爲關內侯是他關內侯及有邑者
皆得嗣不絕也魏晉以後關內侯未見有嗣者宋書卜天與傳

云父卜柱封關中侯世祖時天與以關中侯諡壯侯是亦嗣封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爵關內侯二千餘人時猶用晉法至元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爲六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蓋實封不言開國則賜爵入粟爵之散公侯伯子男隋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漢初名號侯及王莽率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衍出關中又衍出關外又以列侯衍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儒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相通曉惟以關內爲峭函關則必不可矣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立張后至少帝廢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爲太子太子立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曰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宮子爲帝此一少帝也真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曰宏本名山又名義襄城侯恒山王曰疆淮陽王曰朝軹侯恒山王曰不疑恒山王曰武壺閼侯淮陽王曰泰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與前少帝則孝惠七子其六子真僞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爲帝東牟侯與滕公載

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此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等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爲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曰高后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誣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外不疑以少帝二年蒙強以五年蒙呂后崩時孝惠尙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爲可傷也酈生傳言酈寄紿呂祿軍天下稱酈況賣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枉矣

瓠子下槌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槌如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槌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按如淳之言乃作小塘堰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槌石舊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槌卽下竹埽也草埽勝于竹埽者竹中空外有節不帖實草土爲埽乃帖實故無草而後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卽此下竹槌今淇園竹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寇恂傳云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宣

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主臣解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爲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馮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牧爲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史記索隱言蘇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魏武謂陳琳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琳謝曰主臣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爲驚怖洪邁容齋四筆引彈文某卽主臣謂是卽罪以選注主字句爲誤是張晏馮融文穎

灼樂彥虞喜洪邁爲服罪一說孟康韋昭蘇林爲呼籲一說皆非也又史記陳軫傳云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楚王王謂秦王亦非也與王謂莊子與秦王也此臣主當作主臣蓋主臣當作二句主者敬而呼其君也臣者將言其情而復自審度也以此讀之於陳軫陳平馮唐陳琳之言皆通其言出之口則有倫施之文則無序入記言之篇則爲工妙爲藻辭之資則爲不達彈文某卽主爲一句言是正犯其下臣謹案云云自爲一句與陳軫陳平馮唐陳琳連言主臣者異至馬融賦文又如數涉爲王戲謔之談不以文害辭也

項橐考

秦策云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新序雜事五閭邱邛曰項橐七歲而爲聖人師孔子以何事師之無明言者稽康高士傳云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見文選公譙詩注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語實鄙弱新序雜事五云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則橐是秦人魏志楊阜傳注列女傳趙昂妻王異云夫項橐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在耳抱朴子微旨云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不辨臧否顏氏家訓歸心亦言項橐顏回短折則託不長壽又葛洪枕中書項儀山爲蓬萊司馬與周公孔子顏淵七十二人門徒三千俱仙似橐字儀山或古有所傳而史記甘茂列傳索隱云尊其道德故曰項橐如此則非人名孔子師若孟蘇夔靖叔事多不傳論語稱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取爲法戒非必執經受業也今旁涉得二說漢書董仲舒傳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注云孟康曰人謂項橐也其語蓋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云達巷黨人童子集解鄭云此黨之人不說童子之義其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司馬遷加童子之稱遷必有所出遷旣曰童子孔子因其言而思執御國策又言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又言黨人不學而自知論衡實知篇又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七歲未入小學性自知也指事求理人語畧同黨人爲項橐信矣此一說也國策鮑彪注云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吳師道正注以爲無稽吳與鮑爲難不知鮑此注却有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說林訓云項橐使嬰兒矜高誘注云項託七歲窮

難孔子而爲之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誘故有國策注鮑於事
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鮑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
不注則鮑注國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說
林注矣列子湯問篇云孔子東遊兩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
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
歲窮難必非漁父盜跖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
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其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
爲閭丈人說救蔽之不給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
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
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爲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為項橐此則
高氏之疎非鮑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
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議矣

少吏論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爲令縣減萬戶爲長令長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是爲少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爲差等故少吏又有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卽小鄉之三老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急就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

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以鄉佐有秩主賦稅是以爲五人疑沈約非也漢自里魁至三老亦以次遷漢官舊儀云就田里民應令選爲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云任安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後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以亭長爲功曹參邑傳以嗇夫爲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祐傳爲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又言蔡亭亭長後爲縣門下游徼陳實傳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後爲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蓋在長吏少吏間卽所謂舉爲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爲功曹或爲游徼由游徼而嗇夫鄉三老由嗇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爲縣門下游徼或爲郡太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踰常制獎之儒林傳云左右
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
老惟郡署者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
不百石也韓延壽傳嗇夫在三老前三老嗇夫事同而置嗇夫
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闕駰十三州志云有秩
嗇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
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八家爲鄉二十四家爲朋
七十二家爲里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
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遂
人制同特鄉里都鄙縣遂名異通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胥
比長縣正鄙師鄒長里宰鄉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
里鄉黨之政理鶚冠子王鈇篇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

司二百家扁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出入
相司居處相察漢則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里魁千家亭長
萬家鄉三老嗇夫其法仿於管子管子禁藏篇云鄉之以什司
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爲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又云水官亦
以甲士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
以爲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伍長卽里魁什伍漢游徼則
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事人惟亭長秦制續漢
志注言秦作絳祧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題額名曰幘又引漢官
儀云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鼓吏赤幘大冠行肅帶劔佩
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故蟲之赤頭者本草謂之葛上亭長
名醫別錄秦後名也其嗇夫之名最古左傳引夏書曰月日食
有嗇夫卽今校本戊月日食之嗇夫周觀禮嗇夫承命告於天

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知之淮南子人間訓中行穆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嗇夫魏策周最張儀事有嗇夫又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有三老韓非子時儲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宰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爲里合於管子蓋管子之法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爲鄉而不及萬戶亦爲縣置長表云皆秦制也檢秦本紀集爲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時有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一縣鞅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閭閻善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監官長吏也周官太宰職九兩比

曰吏以治得民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權修篇云鄉與朝
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奚待於國言無以
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爲本案樞言篇惡者尊之充賤者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執貴之充語勢同
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與
賢能亦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入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
行謂遊士不及士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
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過黨
亦然皆著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居
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曰聿越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嘗相
之卿退而修鄉鄉退而修述述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
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

言常得人

聞善而不善

而如同字若也與地

以告鄉長鄉

長者鄉之仁人也聞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詔云諭三老以孝弟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亦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置不在少吏也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韓延壽傳云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嗇夫三老自繫待罪是有師責三老或兼孝弟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衆民之師也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三老扁表其門若後官爲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化爲稱首則亦聊舉爲文辭而已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比閭之制不合於邱邑而合於伍兩逸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人爲什以年爲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服者

其用可識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與其輦輦遂人職云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其比閭相保相受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術號令篇中令丞尉三老亭候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國語云管子定民之居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軍則萬家制鄙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論次乃其後制與周漢數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景帝改二十安帝紀注引漢書音義年十五至五十六歲始免歸田里不趨役卽不從軍周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謂趨役從軍俱以居籍田籍秦後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屯田不領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饌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
通攷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爲係甲熙寧三年詔行係
甲法四年詔畿內係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
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暴室嗇夫丙吉傳作少內嗇
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園嗇夫田廣明傳陳留圉縣有廢嗇夫
張湯傳有樂府游徼漢書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唐制
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署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嬾
真子引唐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署老
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
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也是鄉職少吏
卽兵也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計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

荀悅漢紀無此二字

習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乃齊語之定民居非制鄰之法而錯以爲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亦治保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尾再興許國孟宗政潰其係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謂係甲潰則軍勢衰六韜農器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閭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遂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鄧長里宰皆稽比夫家衆寡縣正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云徵斂其財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

云鄉職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寡平其差等是

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何

市嗇夫求章姓捕辱顯家武白太守召爲卒史是主賦稅者皆

名嗇夫詩甫田箋云田駿司嗇今之嗇夫也案周官籥章田駿

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駿農夫也鄭箋詩則用

毛義七月田駿傳云田大夫韋昭國語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

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引農率爲田駿正義中有

古說也嗇夫是吏田駿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卽嗇夫謂田

駿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冲傳云舊無三長惟

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其制蒐由晉宋

魏兵爭冲傳又云冲以正長治民其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上之與高佑傳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爲鄰有鄰長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所在三長贍養之固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利云若有游手怠情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鄰縣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第先後背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流徙無定以貧逃亡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富寄籍者韓非子亡徵篇云正戶貧而寄寓富可亡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賈人之算者以其不在正戶晉范甯陳時政云宜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閭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間正族正畿內置里正比間正黨正比族正以相

檢察其後高頴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

漢書言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算

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爲縣道皆案戶比民卽此法人字唐諱民

一團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尋晉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

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有嗇夫主賦稅宋制與

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

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二人齊則

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

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

制無妻者出半賦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

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比鄰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

一人摩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卽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是也周謂之里宰亦謂之里尹爲其里中喪無主者主喪祔之

見雜記

唐律戶婚上有里正不覺戶口脫漏增減

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有妄脫漏增減罪戶婚中有里正授田課植農桑疏議云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應還不收罪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時鄉長一人鄉佐二人元稹均田奏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鄉村於徵比最爲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爲一都有戶長催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有糧長其一以察姦弭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族師職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管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伍長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過黨皆上及則同什伍者可知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屬蓋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罰斬匿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鬪殺傷捕伍鄰亦察姦之法不得不爾然春秋僖十九年公羊傳注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淮南泰族訓云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受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漢書王莽傳云六家鑄錢五家坐之

沒入爲奴婢使閉門自守之民陷於罪罟又失鄉井之誼則悖
逆不道之外伺告必非聖人意也唐律鬪訟四云同伍內在
家有犯知而不糾者从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
家惟有婦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論以力不能糾也急
就章又云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得注云亭長游徼
皆督察姦非者十里一亭亭有高樓所以候望也漢書朱博傳
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博徼曰游徼王卿力
有餘加律令是律令游徼當捕賊也尹翁歸傳云盜賊發其比
伍中亦以伍保名籍知之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執二尺板以
劫賊索繩以收執盜後漢書逢萌傳云爲亭長時尉過亭萌候
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注云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漢書高帝紀

云爲亭長求盜之薛注應劭曰求盜者亭卒也劭意高帝任亭卒代長求盜實則高帝任亭長其職當求盜也魏書甄琛傳云魏居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始得禁止遷洛高里宰品又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始得清靜唐制有里正掌察姦非又有坊正坊卒村正其里正亦曰里長唐律盜賊四云部內及客止盜者里正笞五十注云村正坊正亦同又云強盜者各加一等疏議云州縣里正村正坊正竝罪止徒二年加一等二年半也捕亡律云鄰里被強盜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不以救助論宋則有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年制二十五家爲大保二百五十家爲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煙火其先熙寧三年則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五百家爲都

保有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其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強盜殺
入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知而不告者依律坐明
贖撫王守仁法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白爲保立十
家牌甲內相糾不得容留盜賊案管子幼官篇云障塞不審不
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賊得閒有讒謀
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八觀云里域不可以橫通橫
通則攘奪竊盜不止七法云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凡此者皆少
吏司之立政篇云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管鍵管
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啟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
不順常者有譙譙敬而弗復一再則省三則不赦漢書食貨志
云春出民里胥漢紀閭首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
歸夕入亦如之此課農之法亦督察之法韓延壽傳云置正五

長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聞閭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

人莫敢入界蓋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實則

在鄉爲尤重周官司市次注云若今市亭里宰鎬注云若今街

彈之室均兼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

司監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

伯陌通注言亦長帥之稱非也

唐律盜賊四

云部內一人爲盜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

四人加一等捕亡律云客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

十四人加一等注云謂經十五日以上村正坊正同里正之罪

又云縣內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律緩縣內知鄉治爲急矣

魏策云魏地不至千里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

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

十萬是守徼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邊亭與

楚邊亭皆種瓜亭有尉在邊地史記平準書云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邊邑注云晉灼曰
徼塞也如淳曰新設亭徼故民得畜牧漢書趙充國傳亦以得
繕鄉亭爲屯田十二利之一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敕曰
守寺鄉亭漏敗垣牆阨壞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
法然則修亭徼亦防內姦外寇之法今保甲法十牌爲甲十甲
爲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處有分保保各統甲
城以坊分鄉以圖別荒原古廟鬧肆叢祠舟楫絡繹江海出沒
之區法寓變通察姦防盜爲最密也古時鄉官有獄周官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云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明
鄉官與治比長職云其比有罪奇袤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
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團

土納之注云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東周策云溫人之周言是
主人問其巷不知吏囚之論語公冶長篇義疏云媼告村司治
長殺其子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此園土及獄蓋卽是狴詩小
宛宐岸宐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宐狴鄉亭之獄曰狴
案說文狴云或從犬詩宜狴宜獄說文詩毛氏而此合韓或古
通川誕先登于岸毛亦作岸漢書刑法志云獄狴不平之所致
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狴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
本一作狴一作岸也師古說非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狴填
滿亦兼鄉獄言漢嗇夫職聽訟亭長執盜賊當有繫囚之狴後
漢永初四年詔云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潛夫論愛曰
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縣部州郡比周始見枉於小
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嗇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

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辭訟唐時鄉猶有獄史記泗水亭長
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志或
不詳明初老人在保長上分縣治其後歸之巡檢小爭訟或稽留之

皆古之狎管子大匡云凡庶人

道藏本誤作人

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士

道藏本誤作出

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

日囚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爲期不得過七日也 其一用爲官

役古三老亭長隨計吏至京師明初糧長運糧入都又遞送文

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郵行書舍言

爲書付郵亭黃霸傳注云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即

漢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爲

亭長時送徒驪山急就章云嗇夫假佐扶致牢周書庚信傳云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值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伍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當道陌中
驅除宋書禮志謂古鄉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
家漢書兩龔傳云間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袖之外白衣供官
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卽白衣
也兩龔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
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
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
破產者惟鄉戶衙前通攷職役門云蘇轍論衙前謂費用止需
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韓絳亦極言里正衙
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滉澗泉日記云罷里正而以催科
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亡使之償補爲戶長者誠爲可憫案戶
長今改里書圖差衙前今爲經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應之事周官遣人注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
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漢書泗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
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
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
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遣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王畿千
里遺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是
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
客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敕曰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
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
改者長吏以聞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官十五云天寶時縣三十里置一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
主之注云非通衢則云館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
焉此傳食出於民之證也漢書召信臣傳云勸農出入阡陌止
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注云皆在野次黃霸傳云遣吏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以霸伺察周密故不敢是官勸農止舍
鄉亭郡遣吏舍郵亭也鮑宣傳云爲州牧行部乘傳舍宿鄉亭
以單車不就傳舍坐免歸家則傳舍大郵亭小嚴延年傳云毋
止都亭不入都亭邑中傳舍也龔勝傳云賜帛及行道舍宿則
同今馳驛後漢書光武紀云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
劉龍傳云免太尉歸亭長整頓灑埽以待劉公韓康傳云亭長
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趙孝傳云孝父爲田禾將軍
孝出郵亭亭長以爲有長者客過埽除亭舍不納他客通典云

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而古時過客輟棹驛將或以爲美談後屬之官司而賣出鄉吏宋史蘇軾傳云衙前僱直長役所得微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是朝廷本制廚傳所須使衙前擾之鄉里此則官役繁苛可略知也 今求少吏之制園土歸巡檢郵亭歸驛汎劫賊執盜知卽馬捕弓兵亭有高樓知卽守汛撥兵五里一郵卽沿途鋪遞戶口賦稅有冊書軍旅行伍不雜民間而守望相助鄉勇寨堡不異於古所云也三老掌教化耆民鄉約猶古也興賢舉過黨族鄰冊結存檔案也辨公有項官役募充但嚴係甲盡除昔時累民批政矣審古今之異惟在有無出身局官云使民與能入使治之管子云澤其賢民使爲里君墨子尙同於正長云所以爲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談鄉治者之

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勿復繇戍是鄉三老以下不

免繇戍魏書甄琛傳云里正職輕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

品應遷者進而爲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

三攷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觀云鄉官無

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邳亭鄉官俱畜雞豚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章父

姓

爲長安亭長失官後

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

注云賤也案斯微也小也

祿薄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隋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

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

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亦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

云後幸買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擅受論者以爲師心蔑古正
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意者矣或又以

漢黃霸陽夏人爲陽夏游徼

傳無此文

朱邑爰延皆爲其縣嗇夫牽

以論今職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淮南子人問
訓鼓之嗇夫問倫知之倫晉人而知鼓嗇夫黃霸淮陽陽夏人
而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何況職官且今鄉吏所餘乃漢里魁
亭卒亦欲使之爲官是更厲民且論係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
仁法邁於往古而萬厯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
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係甲惡空文眇論而鄉吏
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後漢郿縣嚴亭
亭長發沽令家口得其貲蒼梧鵲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繪
帛百三十四匹及車牛朱司馬光言係甲中往往自爲盜亦有乘

保馬行劫者隋李德林言鄉正治民里閭親識判斷不平虞慶
則言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賄賂卽重其品亦無益也
善乎左雄之言也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蘇
綽之言曰非直州縣之官安須善人爰至族黨閭里正長之職
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視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
傾者上必安其言如此此難與汙吏言尤難與陋儒僞爲好古
者言也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史記佞幸列傳云李延年坐法腐與上卧起甚貴幸久之浸與中人亂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外戚世家云李夫人兄延年兄弟皆坐姦族後封其長兄廣利爲海西侯所謂姦者巫蠱事不關與中人亂漢書佞幸傳云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此疑世家兄弟皆坐姦之文妄改之不悟季不腐無因與中人亂也延年既腐能與中人亂者後漢書樂巴傳云巴好道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云豎宦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宦者單超傳云左悺等四侯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序言嬖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之備後庭三國志華佗傳注引輿論云寺人藏掖就左慈學補藥

之術唐逸史云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禍得道鬚
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法苑珠林引旌異記云後魏太和
中有奄人自慨形殘入山六月髭鬚生得丈夫相唐時高力士
娶呂氏李輔國娶元氏皆在爲奄後鐵圍山叢談言童貫彪形
燕頤亦微有髭宋史宦者傳言童貫頤下生鬚十數林億年養
倡女於別業陳源在貶所與妓媼皆腐後復具人道可與女亂
之證明沈德符野獲編言福稅瑤高宗謀所腐再生衛士教以
食童男腦髓又云京師西院專作宦者外宅案明史霍瑄傳亦
言大同鎮守太監韋轉力強取部民女爲妾王世貞弇州別集
言宣宗賜御用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時有鎮守遼東
太監王義妻馬氏奏太監喜寧事台觀之知漢書畋史記之非
矣

常時
其
其
其

太史公釋名義

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署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
之人耳古說多岐其大致有三皆非也一曰公是官名案漢書
百官公卿表有太史官名屬奉常無公名也史記自序集解如
淳引漢儀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漢書遷傳注引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百官公卿表序云略舉大分似不得以表難漢儀又五帝本紀
正義引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也補孝武本紀
索隱引志林云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
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尊而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檢周官
云太史下大夫二人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周官注云太史

日官也左傳注云日官不在六官之列而位從卿寧得云古者上公封禪書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下云如寬舒等議補孝武本紀亦同疑太史公祠官爲官名而太史公亦官名求之漢書郊祀志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則非太史公之祠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續其職其序官則云三歲而遷爲太史令集解臣瓚引茂陵中書云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均不言作公又不言武帝置公也一日遷述談語故論贊題太史公尋班固典引云詔問太史遷下贊語又五帝本紀封禪河渠諸書田叔傳贊語各表序明是遷言衛世家贊云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則史記世家談所造遷特作贊自稱太史公也漢書論贊尙有書司徒掾班彪曰者論者方以遷述公書固沒父名敦本勸孝其

論甚美而據文考實居然違悖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
議論談無與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是
拘於以公稱父使他書無一可通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太史公者署官牛馬
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又云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
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如此則丞相臣爲丞相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
父則當日太史公子乃謙爲父之僕此將救嚴之不給也辨命
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李善注云司馬遷集有悲士不
遇賦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知書注不可用矣五帝本紀正義
引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知公非稱父劉向列子序云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立傳

論衡云太史公非恬不能強諫身任李陵坐下齏室不說談也
一日遷之稱公後人尊遷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云說者以談
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
索隱引姚察案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惲繼稱之耳按漢書百官公
卿表有太史令丞藝文志有太史令尹咸律厯志云太史令司
馬遷等兒寬傳云後太史令司馬遷等班彪史記論云太史令
司馬遷遷傳云向嘗厠下大夫之列臣瓚云漢太史令秩千石
故比下大夫傳又云後爲中書令百官表中書謁者令丞屬少
府均不得稱公故謬云惲朔加之不悟太史公祠官體屬記事
非後人所得加且此文漢書正是說太史令談而裴駰引韋昭
司馬貞引姚察方爲遷辨甚可怪矣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索隱云惲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韓非
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通
書馮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善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
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諸
神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
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
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
曰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爲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徧尋史記
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爲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爲尊也晁錯父呼
錯爲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毋久思公漢書作恩
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魏其武

安傳云上怒內史曰公局促效轅下駒袁盎傳云屬富人曰公
常從數騎韓安國傳云謂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史記之言公
者如此西漢敬其人則曰君朔與惲誠敬遷何不加以太史君
乎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
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楊敞傳云
惲讀外祖太史公記敘傳云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書不
能得班序陽秘書之副有太史公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
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三十篇是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
見職守而復題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
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書時待詔者稱先生褚少孫亦自名
先生同一例也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立鄭公鄉教云昔太史
公吳公鄧公酈公夏黃公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蓋借之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襲謬矣

名士論駁義

張輔著名士論晉書本傳云輔論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爲班固不如遷三事中的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張不平班固素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軼事漢高一紀多於五帝不能紀遠古人之隱微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仍以多少爲優劣是爲不達朱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爲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屈原傳全抄史記並其慨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請葛洪作奏并寫龔名而進之矣

魏典農說

魏典農有中郎將都尉校尉曹公時置仍漢武農都尉及稻田使者官主屯田殖穀法也時爲校尉者盧毓陳登孟康石韜爲中郎將者并見淮南注序任峻裴潛時苗趙儼徐邈王昶劉繇毋

邱儉王宏直謝奇司馬孚其秩比二千石據鄧艾傳潁川典農都尉下有學士幹佐稻田守叢草吏有司馬有功曹有綱紀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後爲典農綱紀注世語曰艾爲典農功曹時又有宜陽典農功曹張京告典農罪見高柔傳今知其地者長安河內原武潁川宏農河東魏郡新蔡洛陽睢陽宜陽義陽列入廣陵其與蜀吳鄰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魏志正元二年詔云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毋邱儉傳注儉爲征南將軍表云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

部吏民傳云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是四征將軍及郡國守相及典農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潛傳云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以後方前似明之衛地衛官衛學也魏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則今之改衛爲府州縣也中郎將視太守都尉校尉視令長故趙儼傳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則兼官也常林傳注時苗爲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猶令遷守也毋邱儉傳爲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猶守遷刺史也尋咸熙所罷當是漢中以西與蜀鄰界之典農史書疎略晉書言何曾爲汲郡典農中郎將傳元領典農校尉在魏末晉初知魏非普罷典農矣蜀謂之督農呂乂楊敏爲之吳亦曰典農陸遜華覈俱爲之奇鬼傳吳時倪彥思事有嘉興典農吳又有監農御

與樓元又有占募則認墾升科也其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
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
桑爲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駱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于是貞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
證

與成君璣書

兩接手書深銘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語笑翔千金也近石鼓有彙考唐以來文章搜羅盡矣求周鼓證據絲毫不可得嘗讀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有日日惟丙申有日公謂天子有日天子來有日嗣王有日吳人憐愷尋石鼓始見書傳者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勛語此後韋韓詩興會議論乃仰緣虛構也謂爲周宣王時物史摘寫則說文所載攢文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時然旣曰公謂天子天子來屬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刊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三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盩厔縣西南辛氏

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運不過隋馬定國以爲宇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朱溫彥威傳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爲東魏武定三年爲梁大同十一年魏書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蓋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狩於岐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三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魏太子登隴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巡撫
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謂之
嗣王汪君師韓則以爲大象中補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謂靜帝
則楊氏執政矣今檢李彪表云禮田岐陽先皇之義也表在宣
武時上檢世祖太武紀則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眞君六年
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扶風公元處眞平陽公慕容嵩
西平公寇提及尙書乙拔討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螯
崖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
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
申朔螯崖之事也云天子來世祖也云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副
理萬機總統百揆也云公謂天子扶風四公也云吳人憐愜宋
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云始光二年初

造新字千餘周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
今檢石鼓文非楷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眞君七
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爲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
合其日合其字盡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承示伏墓考
證彼稱臨濟鎮在章邱東北三十里今鄒平城在濟水北卽宋
移治濟陽廢城適足資笑耳南宋紹興時資陽李知幾作續博
物志言漯水北有伏生墓汲有太公泉太公廟皆本水經王文
簡香祖筆記謂伏墓非漯水乃獺水太公在鄒不在汲李石附
會可笑是文簡不檢水經豈知伏墓考證謂水經漯卽今獺之
更荒謬哉佳汲縣讀朱竹垞兼隱齋石鼓文拓本聯句繙石鼓
考聞之又過太公廟看晉碑憶香祖筆記兼及伏生牽連奉告
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語錄講章閣下

時特念我當爲撫掌也丁卯十二月朔汲縣望京臺寓舍寄

書齊書虞寄傳後

虞寄傳明帝素能食元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王景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貧致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
胸腹痞脹氣將絕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困時猶食汁滓三升積
久藥不效大漸日止坐呼道人令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愿傳
同逐夷作鯁鯁然所謂明帝宋明帝也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
紀有之亦作鯁鯁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
以是年爲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
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或因
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鯁鯁音逐題乃魚白也
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鯁鯁河豚白蜜漬久藏之使宣味不失故
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鯁鯁誤爲鯁鯁又作逐夷朝野僉載至以

爲蜷蜷猶白魚之或作魚白也安南人大越史記李神宗紀云
天順四年十二月左武捷兵杜慶進黃色鯢魚詔以爲瑞羣
臣稱賀注云鯢音昌鯢音公卽鰈魚也蓋鰈魚多白以黃爲希
有宋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爲脯以海水洗
淨又換水浸之再暴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暴乃成
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遂夷
之義暢然不解虞愿之何以入齊書也